

搭乘“中国快车”跑出共赢加速度

国际锐评

8月21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来说是个好日子。

当天,中欧班列(西安—汉堡)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开出。这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的第一万列,比去年提前10天突破万列。

同一天,中国首次出口的高铁列车正式启运——用于雅万高铁的1组高速动车组和1组综合检测列车从青岛港发出。中国高铁“走出去”迎来重要一刻。

这两件事有着同样的关

键词——铁路。近年来,中国有很多铁路合作项目,成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金钥匙”。

比如,德国老工业基地鲁尔区的杜伊斯堡港曾随煤炭业的衰落一直在转型中挣扎。中欧班列的到来让它迅速成长为欧洲物流中心。渝新欧德国仓库工作人员托马斯·克拉伊尼基说,“我从2019年9月开始在这里工作,现在明显感觉活变多了。从小的轻工业产品到大的机械,应有尽有。我都55岁了,竟然还能获得一份固定的工作合同,

这在德国可不常见。”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了82条运行线路,通往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市,运行量是2011年开通当年的近900倍,运输货物品类涵盖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元。一列列飞驰在中欧之间的“百宝箱”,为杜伊斯堡这样的城市带去新的机遇,也让像托马斯这样勤劳的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同样受益的还有雅万高铁沿线地区的人们。这条连接

印尼首都雅加达与第四大城市万隆的高铁建成后,将把两地间的运行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到40分钟。在很多印尼人看来,这不仅大大节省时间,更能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我国首次出口高铁列车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启运

比如,雅万高铁途经的瓦利尼地区风景秀丽,但因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随着雅万高铁项目的推进,瓦利尼地区的汽车和摩托车明显变多了,附近

村民的房屋也得到修葺或重建。未来,瓦利尼车站周围将建一座新城,这里将发展成西瓜哇省健康、养老、医疗培训中心及休闲娱乐中心。“雅万高铁将成为印尼人民的骄傲。”西瓜哇省长里德万说。

当前,新冠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加上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中欧班列到雅万高铁,这些“一带一路”标志性成果,见证了中国助力世界解决“发展赤字”、促进共同发展的不懈努力。

如今,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文件的国家达到140多个。

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1.6万亿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看得见、摸得着、得人心。

“中国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力量。”疫情之下,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员工旺德佩德对中国班列缓解抗疫物资紧缺感受颇深。可以预见,未来,更多的中欧班列将跑出共赢加速度;一个个落地生根的民生工程,将书写更多共同发展的故事。

廖省·林越

三十年前,曾经强盛的苏维埃联盟(简称:苏联)在内忧外患、众叛亲离中逐日凋零。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正式宣布乌克兰独立,掀开乌克兰人民崭新的历史;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并分裂成15个国家。

乌克兰(Ukraine)位于欧洲东部,总面积603700平方公里,在欧洲是仅次于俄罗斯的大国。它东连俄罗斯,南接黑海,北与白俄罗斯毗邻,西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诸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欧盟与俄罗斯地缘政治

乌克兰国庆31周年的反思

的交叉点。乌克兰人属东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血缘密切,在历史文化上原本有着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每年8月24日,乌克兰基辅及各地民众欢欣鼓舞,上街游行,纪念乌克兰独立日。今年8月24日,是乌克兰第31个独立日,也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满半年的时间。乌克兰人没想到,会在战火和国家紧急状态中迎来独立纪念日;国际没想到,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却仍看不到尽头;世界没想到,粮价也因此飙升,贫困国家面临粮食危机。

就在周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官网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掌握“情报”,俄军将在未来数天内加强对乌克兰目标的打击力度,敦促美国公民各自寻找安全的撤退方式,立即离开乌克兰。这也是美国在乌克兰首都的大使馆一个多月来首度发布的安全警告。

众所周知,乌克兰前亲俄民选政府在“颜色革命”冲击下垮台了,美国和北约的魔爪在亲西方政权的配合下,于乌克兰境内建立生化实验室、军事设施,还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无路可退的普京,权衡利害后决定挥军指向乌克兰。这场军事行动的突然爆发,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都远超出人们的预料。6个月过去,冲突从军事领域外溢到外交、军事、能源、金融等多个战场,“何时停战”成为国际急于探讨的话题,在无奈中透出浓烈的悲观情绪——冲突的和解依然看不到曙光。

在西方媒体的评论中,用了很多个“没想到”;没想到俄乌冲突持续这么久,没想到普京反西方制裁的招式这么多,没想到欧洲人付出的代价这么大,没想到胆敢不听美国指挥的国家这么笨,没想到有这么多“痛苦的后果”……这说明挑起的战火一旦点燃,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精准地控制火焰翻腾的节奏,难以估测它的方向,以及被烧毁的面积。

这场无谓、悲催的军事冲突,使俄乌两国的“手足之情”被彻底割裂,使数以万计的难民背井离乡,仇恨和敌意在两国社会里滋生蔓延。使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被推向敌对,而华盛顿盛感的“制裁”,让欧元汇率跌至20年来新低,欧洲各国的通胀也火烧眉毛。而美国乘机抬高利率,收割“避险资金”;美国的军工集团及大粮商

更赚得盆满钵满。这明明是一场输多赢少的冲突,拖得越久,伤得越重。但偏偏有人怕它突然停下,急切地掸掸战火延烧。在西方媒体的“反思”中,难以看到对和平的呼唤,反倒是“忧心忡忡”地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变小了”;CNN宣称“严峻的冬天将前所未有地考验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他们对欧洲的苦难毫不关心,仿佛还责备:“这点代价就受不了了吗?”

而这场流血冲突的始作俑者、拱火者,如今摇身一变,竟成了“正义的化身”、“和平的守护者”。这半年以来,基辅收到了美西方送来的火箭炮、直升机、坦克、导弹和军备,收到美国超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收到西方政客媒体的廉价吹捧;唯独收不到美西方的安全保障承诺。美西方给乌克兰的“国际援助”,代价是让乌克兰持续成为美西方削弱俄罗斯的砧板。它们甚至想在亚太区域复制这种模式,以“民主和平”

之名煽动地区危机。华盛顿善于编造“正义对抗邪恶”的叙事,以“四两拨千斤”窝里反的伎俩,成功扳倒了前苏联。然而俄乌冲突的悲剧让世人清晰地体会,处理国际关系时需考虑“命运共同体”的依存背景,一味渲染大国竞争的“输赢”,人为制造“威胁”,忽悠他国“披上战袍”,成为“刺猬”,只会恶化地区安全,一个局部冲突的外溢恶果往往远超人们的预估。

乌克兰国庆31周年在硝烟战火中度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为什么一名“喜剧演员”会向往成为美国的“雷波”?为什么在“民主”的乌克兰,俄罗斯裔却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为什么纳粹右翼的幽灵,仍在一些国家上空盘旋?为什么排他、好战、贪婪、不顾民生而撒诡的政客,能霸占不少“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机构?为什么联合国……

全球化时代,世界安危与共。“把自己的安全篱笆扎到别人家门口”绝不可取。那些托词“地区安全”的霸权国家和军事联盟,别让危机升级,别再让全球安全陷入困境。

江利彬

7月2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文友黄剑丰先生发布了一条令我震惊的朋友圈:潮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姚璇秋老师于今早驾鹤西去。看着这样一条朋友圈,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眼睛怔怔望向窗外。倏然,两行轻盈的泪,无声地流过脸庞……

姚璇秋老师是大家熟知和喜爱的潮剧表演艺术家。她的《扫窗会》《苏六娘》《荔镜记》等经典剧目,为潮人所熟知,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还多次上京演出,并走出国门,将潮剧的魅力、中华的文化展现给世界。她在长达70多年的潮剧生涯中,不断开拓创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性格、横跨古今的舞台人物形象。不管是秋夜寻夫的王金真,还是坚贞不屈的苏三,抑或是天生丽质的苏六娘,都能以饱满的状态,充沛的感情,鲜明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征服一批

永远的潮剧点灯人 ——怀念姚璇秋老师

批观众与听众。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享有盛名的姚璇秋老师,当时她到普宁潮剧团传经送宝。很偶然的,我们见了面。她很平易近人,慈和的,亲切的,让人很自然的生出敬意。至今为止,我都还记得姚老师的微笑,如秋水般明净、澄澈。她说话流畅,自信满满,说到动情处,还亲作示范,讲解起潮剧里的表演技艺。而后,她笑着告诉我们,“我的一生,都属于潮剧,也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传承好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当然,我并不是潮剧表演者,但姚老师的这番话,以及对潮剧的这份情怀,都深深的打动了我,影响着我。

那会,我才重新回归写作没多久,心总是怯怯的。临别的时候,姚璇秋老师鼓励道:

“你还年轻,还有很多光阴,既认准了一件对的事,就好好坚持,一定会有所作为。”我腼腆的点点头,我没想到姚老师会看出我的心事,更没想到,一位举足轻重的表演艺术家,会这样的关怀和帮助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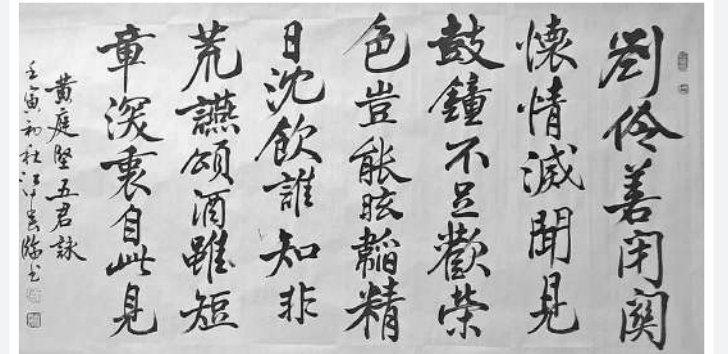
姚老师是我的点灯人,亦是潮剧的点灯人,她以毕生的心血,引领着潮剧向前发展,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悠长的戏韵。她曾说过:“只要潮剧需要我,我随时都会站出来。”为了这句承诺,她不停的奔跑,奔跑在推动潮剧艺术传承发展的道路上,奔跑在辉煌潮剧事业的道路上,不舍昼夜。受邀到海外演出,亲临学校为学员授课,积极助力汕头申办第二十二届国际潮团联谊会……

潮剧表演艺术家的地位,不只是由艺术家、各类奖项决定的,也是由广大观众和听众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姚老师可谓两全其美,单从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便能看得出来。

姚老师情系潮剧,永远的活在大家的心中。我的父母,亦是姚老师的戏迷,当我提起姚老师时,他们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止不住的夸赞之声。犹记得村里放录像时,最爱的就是姚老师的剧目。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们,一看是姚老师的戏,高兴得不得了,早早搬了张矮板凳,守在幕布前,笑吟吟的和身旁的孙子讲起潮剧的故事。姚璇秋老师曾两次邀请我去广州,彼此相聚,畅叙友情,畅谈潮剧。因工作繁忙,我答应她九月份登门拜访,并为此写一篇专题报道。不成想,她突然就离开了人世,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悔之晚矣!

姚璇秋老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潮剧,多年以来,不忘初心,退而不休,尽心尽力,她是永远的潮剧点灯人!

江春 书法作品



黄庭坚·五君咏

刘伶善闭关, 怀情灭闻见。
鼓钟不足欢, 荣色岂能眩?
韬精日沉饮, 谁知非荒宴。
颂酒虽短章, 深衷自此见。

旧城改造

根据政府的建议,通过印尼微缩公园(Taman Mini Indonesia)提高区域文化意识,20世纪90年代(那时这座城市的建筑开始泛滥)的建筑师开始提出“文化保护”主题。建筑师通常不介意将旧文化视为设计灵感的源泉,如印尼大学行政楼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通过设计创新来保护文化。争论激烈的是哪种文化值得保留?因为在苏哈托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印尼文化都有相应的位置。是否殖民时期的建筑也值得保护?华人的建筑呢?也需要保护吗?

在旧建筑保护方面,最著名的华人建筑师有钟盛丰、韩和全和林布迪(Budi Lim)。钟盛丰、韩和全和安吉·达迈斯(Adji Damais),他们获荷兰颁发的德乌教授奖(Professor Teeuw Award),表彰他们在修复旧城做出的贡献。韩和全、林布迪和佐尔·巴斯切耳(Cor Passchier)因修复国家档案馆,获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

奖(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钟盛丰和韩和全认为对旧建筑应该按照其原来的形式进行修复,即使内部空间可以用于当代需求,也可以对其进行保存并成为历史文献。



郭振祥

不是只有钟盛丰和韩和全两位华人建筑师通过旧建筑的修复为民族的精神做出贡献。在三宝壟的安迪·希斯万多(Andy Siswanto, 中文名 Kwik Tjen Siang 郭振祥)也被认为是旧城保护的代表人物。郭振祥于1954年出生于沃诺索波(Wonosobo),1981年毕业于卡渣马达大学,1990年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建筑师 (5)

阿比丁·库斯诺 (ABIDIN KUSNO)

in-Miliwaukee) 获得硕士学位,并获英国建筑协会(Architecture Association)博士学位。[有关郭振祥的资料乃由威迪亚·维嘉延迪(Widya Wijayanti)通过陈贵良(Sutrisno Murtiyoso)于2014年11月1日获得。]

五年来(1997-2002年),郭振祥通过他创建的旧城基金会(Yayasan Kota Lama),将旧城从一个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洪水泛滥和沉闷的地方恢复到吸引居民、游客和投资者注意力的地方。郭振祥重绘旧城区的地标,以便修复后的图像可以与原来图像相匹配。他把旧的道路和城市空间的形状恢复到原始状态,让人们可以完整地体验。对于郭振祥来说,旧城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是使市政府受益的城市旅游资源,而且还因为旧城就像一个可以为全国儿童提供教学资源的博物馆。



林布迪

恢复过去体系结构的另一种方法是设计创新。在这方面,林布迪(Budi Lim)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通过新设计保留了旧建筑。林布迪(出生用名:林新生(Lim Sin Sen),福清人用名:林平农(Lim Ping Nung)。(2010年11月10日林布迪提供上述信息)和郭振祥同年出生。1953年林布迪出生于雅加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在英国学习和工作。他毕业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布迪返回雅加达,开办林布迪建筑师事务所(PT. Budi Lim Architects)。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他是钟情于旧建筑的建筑师。他用他在垃圾场捡到的一栋旧建筑的废墟装饰办公室的内部(Tempo, 2004)。如前所述,林布迪因修复国家档案馆,和韩和全、佐尔·巴斯切耳(Cor Passchier)一样,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UNESCO Asia-Pacific Heritage Awards)。2014年,林布迪建筑师事务所完成对万隆达戈(Dago)的装饰艺术(art deco de Driekleur)的修复。这个修复作品直接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荣誉奖(Honourable Mention dari UNESCO)。但是林布迪不只翻新旧建筑,他也重新设计旧建筑,20世纪80年代末,他成功说服环球银行(Bank Universal)的管理层购买旧建筑(多数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店屋),并将其改造成印度尼西亚各个城市的分支机构。这些建筑物虽

然看上去已经很残旧,但还是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弧形装饰”的风格。林布迪借鉴旧店屋里的装饰艺术原则,以当代装饰艺术的形式对其进行重新设计。这样翻修的结果是环球银行的分支机构让人想起旧城区的画面。林布迪的建筑是回忆性建筑。他不仅恢复了建筑的外形,还恢复了新建筑给公众带来关于旧城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环球银行的装饰艺术网络形成对印尼城市店屋建筑的装饰艺术建筑传统的潜意识记忆,这些传统在发展中已消失(2006年采访林布迪)。1994年,环球银行的设计获得印尼建筑师协会的保护奖。从林布迪身上,我们了解到旧的店屋建筑可以作为重要的设计参考。在文化层面,店屋的修复提升了新秩序时期想要消除的中华文化。林布迪最新的一份获奖作品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印尼馆的设计。(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